

穀玉類編

卷五至  
卷九

AE  
4  
W287  
V.2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休寧 江花急雨

堂廉類

君 孝友 寬仁 勇斷

對

皇帝王皆君也上古天子恩威氏神氏和氏

科于泰始皇以德統三皇功包九帝

功蓋三皇而承政也

天子自稱曰朕民稱之曰陛下此言曰朕







穀玉類編卷五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堂廉類一

君

納諫受言

孝友

寬仁

明斷

恭儉勤政

君

皇帝王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始皇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蔡邕獨斷

天子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



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易經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書經

一日兢兢孜孜。一日堯舜一歲兢兢孜孜。一歲堯舜日日歲歲與。

聖同貫。子爲堯舜乎。堯舜爲子乎。蕩蕩巍巍復在目中矣。

鶚冠子

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修己以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禹之治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豳風。文武成康之治也。



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舉德行。興孝弟。隆禮義。尙廉恥。此漢祖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

潘榮通  
鑑總論

太祖祀天地於南郊。禮成。天氣清明。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帝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恤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明史

### 孝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以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

陶潛  
孝傳



周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鳴。至于寢門。問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及遠。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孝文帝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不交曉。不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勿進。史記

文帝時。民有歌淮南者。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子四人爲列侯。漢書

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



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洒。松草變色。

梁書

魏孝文帝有至性。父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文明太后將廢帝。於寒月單衣。絕食三朝。召咸陽王將立之。元丕等固諫。乃止。帝初不宿憾。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芥。惇睦九族。禮敬俱深。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食中得重穢物。並笑而恕之。

北史

唐高祖于宗親。彌見敦睦。送迎拜揖。如家人禮。

冊府元龜

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於西宮。先是。帝在髫齡。太穆皇后於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



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卽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歔歔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宮內。慈顏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上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貞觀十七年。高祖實錄成。帝命褚遂良讀之於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息。卽令收卷。

元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與諸王共之。及先天後。賜宋王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宴嬉。賜金帛侑歡。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



帝於惇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

唐書

宋太祖性友愛。弟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

通鑑

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自古人君自外藩繼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終喪三年。又能卻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爲孝。其無愧焉。

宋史

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遼史

憲宗在位。事太后孝。五日一朝。燕享必親。太后意所欲。惟恐不懽。孝宗卽位。事太后亦至孝。太后病瘍。久之愈。詰諭羣臣曰。自英皇



厭代。予正位長樂。憲宗皇帝以天下養二十四年。猶一日。玆予偶患瘍。皇帝夜顙天。爲予請命。春郊罷晏。問視惟勤。俾老年疾體獲底康寧。以昔視今。父子兩世孝同一揆。予甚嘉焉。

明史

孝宗生西宮。母妃紀氏暴薨。時萬貴妃專寵而妬。或曰貴妃致之死也。孝宗卽位。悲念太后。數求太后家。竟不得。於是從尙書耿裕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廟桂林。歲時有司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流涕也。

### 寬仁

帝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存心於天下。加意於窮民。一民飢。曰我



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通鑑

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說苑

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帝王世紀

光武拔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



容宥其小失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終無誅譴者

後漢書

魏文稱章帝長者章帝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北史

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嘆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唐刑法志

周世宗時淮南飢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通鑑

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



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仁宗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三百餘年之基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宋史

元世祖度量弘廣愛養黎庶每遇災傷免租賑飢惟恐不及

通鑑

元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罪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絕其祀

太祖嘗與諸臣論取天下之畧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



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

明史

洪熙元年四月。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詔大學士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卽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恭儉勤政

帝曰。來禹。泮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

滿假。惟汝賢。

書經

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文王



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孝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史記

光武每旦視朝。日旻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乘間諫。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帝身衣大練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後漢書



世祖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傳更籤於殿中者。勅投籤於階石上。曰。吾雖眠。亦令驚覺。陳書

魏孝文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郊廟之禮。常必躬親。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于周洽。不爲不急之事。重損民力。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北史

後魏太帝時。羣臣請浚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匄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

非雅言也。

冊府元龜



周武帝克己厲精聽覽。不怠。身衣布袍。寢布被。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櫺棋。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北史

唐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畱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談治理之要。殊不知倦也。通鑑

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一日罷朝。不樂。左右請其故。曰。早間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謂宰相



曰古之爲君鮮能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太祖名寶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名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上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綱鑑

太宗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講學以求多聞。勤以自勵。日晏忘食。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宋史

英宗每命近官。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也。



世宗久典外郡。知吏治之得失。卽位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孳孳爲治。夜以繼日。號稱小堯舜。

金史

太祖嘗御東閣。與陶安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

明史

明自成化以來。號爲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世宗卽位。裴紹宗召入爲兵科給事中。卽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  
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  
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

納諫受言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  
過。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  
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釐而已備之。淮南子

夏王禹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  
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通鑑

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立六國後。王曰。趣刻印。未行。張



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爲大王籌之，其不可者八。」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王輟食，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史記文帝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

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魏書

唐太宗勵精求治，數引諫議大夫魏徵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神采英毅，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貞觀八年，聘鄭仁基女爲充華。魏徵嘗聞其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



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

通鑑

宋仁宗除越職言事之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王德用進二女子。知諫院王素論之。帝曰。德用實進女。然已事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綱鑑

世宗大定二年。諭丞相晏等曰。朕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諫。卿等有言。卽言。毋緘默以自便。詔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十一年。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爲成。



命承順而已。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卽奏改之。金史  
尹昌隆爲監察御史。惠帝初卽位，視朝晏。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日上數刻，猶未視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過。」明史

仁宗嗣位，召弋謙爲大理少卿，直陳時政。帝多採納。旣復言五事，詞太激，帝乃不懌。尙書呂震等因劾謙誣罔。帝聽楊士奇對，不罪謙。然每見謙，辭色甚厲。士奇復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



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爲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明斷

人譖樂毅于燕王。王按劍怒譖者。而食樂毅以駟騏驎。

戰國策

齊威王初卽位。不治。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卽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畱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勿能救。衛取薛陵。子勿知。是子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



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齊大治

史記

霍光爲大將軍輔昭帝上官桀等與光爭權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專權自恣書奏帝不肯下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漢書

太武帝性明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隱

魏書

開元元年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



曰。陛下嘗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材。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服。

通鑑

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卽位。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

唐書

史珪爲都軍頭領。時刺史郭貴。親吏頗爲姦利。知德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人告珪。圖去夢昇。一日太祖言中外所任。皆得人。珪遽曰。文臣未必皆善。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彊吏也。因付中書曰。以夢昇爲贊善大夫。珪譖不行。

宋史



宋太宗時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人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通鑑

仁宗卽位，時藩司守令來朝，尙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明日士奇復力言，又不報。有頃，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勅行之。士奇頓首謝。



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曰。李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卽位。已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卽縛斬西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䟽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



顧佐爲右都御史糾黜貪縱朝綱肅然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鞠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

弘治十七年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尙書劉大夏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軍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



穀玉類編

卷之五

古

寶曆堂

穀玉類編卷五



穀玉類編卷六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堂廉類二

臣

忠貞

死難

直諫

臣

仕於公曰臣。任於家曰僕。廣雅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

無成而代有終也。易經

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四輔。戰國策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書經

高祖卽帝位。置酒雒陽南宮。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記

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將軍姓霍氏。次曰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焉。



凡十一人。漢書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鮑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後漢書

太宗貞觀四年。詔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萊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公段志元。夔公劉弘基。蔣公屈突通。鄧公殷開山。譙公柴紹。邳公長孫順德。郕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鄭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並



圖形凌烟閣

唐書

宋理宗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益以趙汝愚。凡

二十四人

通鑑

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四傑。元史

太祖既下集慶所至收攬豪雋徵聘名賢。一時韜光韞德之士幡然就道。若四先生者尤爲傑出。劉基、宋濂學術淳深文章古茂同爲一代宗工而基則運籌帷幄濂則從容輔導於開國之初敷陳王道忠誠恪慎卓哉佐命臣也。至章溢之宣力封疆葉琛之致命



遂志宏才大節建豎偉然洵不負弓旌之德意矣。

明史

英宗初立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國公張輔及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

### 忠貞

晉師齊師陳於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取飲鄭周父御佐車載齊侯以免晉韓厥獻丑父將戮之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乃免之。

左傳

吳伐楚入郢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屈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平憂愁幽思。作離騷。及懷王入秦不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乃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以死。史記

漢之三年。楚急圍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急矣。請爲王誑楚。

王可以間出。於是出東門被甲二千。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

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西門出走。

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蘇武以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衛律降之。武不應。乃幽武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及匈奴與漢和親。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漢書

劉向以故九卿遷光祿大夫。時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用事之咎。集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關羽。河東解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與二人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



羽守下邳。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張遼以問羽。羽歎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及羽殺顏良。曹公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而奔先主於袁軍。蜀志

諸葛亮躬耕隴畝。自比於管仲樂毅。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與論大計。情好日密。及先主卽帝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亮平南中叛亂。遂率軍北出祁山。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疾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狄仁傑同平章事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迎廬陵王於房州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唐書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郭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義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



大難畧平。遭讒基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熾芥。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福。

韓琦歷官司徒。識量英偉。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宋史李綱歷官尚書左僕射。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或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論曰。以李綱之賢。使



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綱居相位。僅七十日。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綱之心。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與。

宗澤爲東京畱守。屢敗金兵。遂決大舉之計。名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岳飛初從軍。平賊數十萬。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飛累官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屢破金兵。進軍朱仙鎮。方指日渡



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令飛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兀術遣檜書言必殺飛。始可和。檜誘人誣告張憲。謀還飛兵。遣使捕飛父子証憲事。命何鑄鞫之。飛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會歲暮。檜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飛子雲棄市。

蔡子英。元至元中進士。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影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



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帝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明史

于謙時遭艱虞。繕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身繫安危。志存宗社。厥功偉矣。變起奪門。禍機猝發。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當時莫不稱冤。然有貞與亨。吉祥相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得復官。賜卹。公論久而後定。信夫。石亨

### 死難

與曹吉祥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卽坐謙謀逆。處極刑。英宗尚猶豫曰。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遂棄市。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夷齊扣馬而諫。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史記

衛有臣曰弭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殺懿公，食其肉，獨舍其肝。弭演至，報使於肝，呼天而號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新序

龔勝以大中大夫乞骸骨歸。王莽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勝。勝推病篤，使者以印綬加勝身，勝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哉？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漢書

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曰：



虜何敢迫脅漢將。賊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啣鬚於口，曰：「旣爲賊所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劍而死。後漢書

傳燮爲漢陽太守。金城賊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夙懷燮恩，共於城外求送燮歸鄉里。燮慨然而歎，呼子幹曰：「汝知吾必死耶？」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

卞壺爲尚書令。蘇峻反，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苦戰遂死。二子瞻、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瞻母裴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晉書

袁粲鎮石頭，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與尚書令劉秉謀誅道成。褚



淵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進。最以身衛粲。僧靜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秉亦爲追者所殺。

通鑑

張巡爲真源令。安祿山反。絕巡餉路。巡兵裁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祿山死。其子慶緒遣尹子奇將兵攻睢陽。巡勵士固守。遠專治軍糧戰具。救不至。食盡城陷。巡與遠等被執。子奇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賊以刃脅降。巡不屈。乃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

唐書



顏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起兵。殺祿山  
假子李欽湊。傳檄河北。勢大振。祿山會師攻城。杲卿晝夜戰。糧矢  
盡。城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至洛陽。祿山曰。吾擢爾太守。  
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  
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  
耶祿山縛之天津橋柱。節解。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  
卿含胡而絕。履謙旣斷手足。賊將何千年弟適在旁。咀血噴其面。  
賊齧之。

段秀實爲司農卿。朱泚反。秀實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  
都虞候何明禮。圖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馳



奉天秀實以宗社之危遣人竊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明禮應於外翼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等皆在坐秀實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奪休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中顙流血鱗面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遂遇害

孫晟事李景爲相周世宗征淮李景遣晟等奉表割地晟語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負永陵一抔土已而周兵數敗世宗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收晟殺之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正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乃就刑

五代史



徐徽言知晉寧事。是時環河東皆陷。晉寧屹然孤墉。金圍之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餘。以死固守。一夕裨校啟外郭。納金兵。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金兵至。挾徽言以去。婁室就見徽言。徽言怒罵。婁室舉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

宋史

文天祥知贛州。江上報急。天祥起兵勤王。元兵至。除右丞相。衛王立。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元帥張弼範兵突至。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厓山破。弼範曰。國亡。丞相忠義盡矣。能改心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況敢逃死而二其心乎。弼範遣使送天祥至京師。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凡三年。終。



不屈。乃殺之。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

李芾知潭州。兵不滿三千人。元兵圍城。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乘城殊死戰。十二月。圍益急。城中力不能支。元兵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大慟。乃自刎。

趙昴發通判池州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元兵至。都統張林諷之降。昴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以兵降。昴發知不可守。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



獨不能爲忠臣婦乎。二月，兵薄池，昂發晨書几上曰：「國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

余闕拜江淮行省叅政，守安慶。賊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陳友諒薄城下。饒州祝寇攻西門，羣盜蟻集，外無一甲之援。闕提戈爲士卒先，孤軍血戰，被十餘創。日中，城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刎。妻耶卜氏及子女皆赴井死。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

元史

褚不華爲淮東副使，汝穎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部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陞廉訪使，賊與叛軍攻圍益急。總兵者屯下邳，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卽取啖之。一切草木皮革皆盡。



而後老穉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力旣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轡。子伴哥冒刃護之。亦見殺。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花雲駐太平。陳友諒以舟師來寇。雲與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王鼎。結陣迎戰。文遜戰死。賊攻三日不得入。以巨舟乘漲。緣舟尾攀堞而上。城陷。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檣。叢射之。罵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瑗。鼎亦抗罵死。

明史

王禕擢翰林待制。賁詔招諭梁王。王不聽。館別室。他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飲殲於鋒刃。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鷁艦。



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卽爲改館。會元遣脫脫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旣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爲汝屈。或勸脫脫曰。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攘臂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遂遇害。

方孝孺爲文學博士。燕兵入。惠帝自焚。成祖召孝孺草詔。至慟徹殿。陞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



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

孫燧巡撫江西。時宸濠逆狀已大露。燧左右悉宸濠耳目。燧陰察副使許逵忠勇可屬大事。與之謀。托禦他寇。預爲備。宸濠聞燧圖已使人賂朝中幸臣去燧。燧密疏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爲遮護。不得達。明年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燧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衆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宸濠麾兵縛燧。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遇害。惠



民門外

蔡道憲爲長沙推官。張獻忠陷岳州。直犯長沙。城中文武無幾。士民盡竄。巡撫王聚奎遽率所部遁。道憲獨拒守。賊久知道憲名。呼之降。道憲射之斃。越三日。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其心血直濺賊面。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不去。賊亦令說道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四卒奮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醴陵坡。遂自刎。

周遇吉爲山西總兵官。李自成圍代州。遇吉先在代。憑城固守。會



食盡退保靈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卽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圯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被執，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登屋而射，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城中士民無降者。遇吉死，大同宣府居庸皆迎降。自成遂決策長驅而京師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

直諫

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



殺比干。剗視其心。史記

史魚衛大夫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不聽。及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伯玉。退子瑕。是不能正君也。死不當成禮。靈公弔問其故。子具以父言對。公蹙然易容。乃召伯玉爲卿。退彌子。徙喪正堂。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尸諫。終感其君者。新序

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綽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霸上。史記



汲黯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天子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爰延爲侍中。桓帝從容問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後漢書

辛毗爲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求見。帝作色以見之。曰。卿謂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議。



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答。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乃徙其半。

魏志

劉毅爲司隸校尉。武帝嘗問毅。卿以朕方漢何帝。帝對曰。桓靈。帝曰。吾猶克已爲政。又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晉書

古弼爲尚書令。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民。弼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不獲申聞。乃起。捽樹毆其背。世祖失容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可其奏。世祖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



遂還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烏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魏書

元順爲黃門侍郎。鯁言正議。曾不阿旨。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游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年垂不惑。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太后慚而還。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

樂運爲京兆郡丞。宣帝昏暴滋甚。運乃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若不革茲八事。周廟不血食矣。帝怒。將殺之。內史元巖救之。獲免。周書

魏徵拜諫議大夫。太宗日益親訪天下事。徵乃展盡底蘊。無所隱。



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盛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嘗上冢還。奏曰。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

唐書

褚遂良爲尚書僕射。高宗將立武昭儀。遂良曰。皇后無他過。不可廢。翼曰。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貶遂良愛州刺史。韓瑗爲侍中。王皇后之廢。瑗泣言曰。皇后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帝怒。貶瑗振州刺史。自瑗與遂良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陽城爲諫議大夫。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及裴延齡誣逐宰相陸



贊德宗怒甚。無敢言者。城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申直贊等。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皇太子爲開救得免。然帝意不已。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田錫好言時務。旣爲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避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耶。進右諫議大夫。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宋史

鄭俠監安上門。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扶攜塞道。羸瘠愁苦。並城民。或茹木實草根。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寢不能寐。翼日命開封罷放免役錢等凡十八事。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

范祖禹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劉安世爲諫官。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蓄縮聳汗。目之曰殿上虎。

陳禾除右正言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抗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言愈切

石琚爲丞相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金史

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



右批其頰徹里辨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

元史

阿沙不花爲太尉見武宗容色日悴乃進曰萬金之身不知愛古人所戒也陛下惟麴蘖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且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

錢唐爲刑部尚書太祖覽孟子至草莽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唐爲人強直嘗詔講虞書唐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

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卽命撤圖。明史

蔣欽擢南京御史。正德元年。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爲民。居三日。欽獨具疏。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掇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卽死。此藁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於獄。



林俊爲刑部員外郎。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憲宗大怒。下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俊得謫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

海瑞擢戶部主事。時世宗久不視朝。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瑞獨上疏切諫。帝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畱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畱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

第三卷

卷之六

耳

寶曆堂

耳。

穀玉類編卷六



穀玉類編卷七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庭闈類一

父子

孝子

佳兒

家教

父子宰相

不肖

幹蠱

父子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商子曰。子盍觀乎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往觀。橋竦焉而仰。商子曰。橋父道也。盍觀乎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往觀。梓勃焉而俯。商子曰。梓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

而趨登堂而跪。周公勞之曰。安見君子乎。

說苑

鄴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左傳

石奮爲九卿。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景帝號爲萬石君。

史記

杜周爲御史大夫。其子延年。五鳳中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漢書

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歎曰。霍氏世衰。張氏



興矣。

馮揚宣帝時爲弼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

萬石君。

後漢書

太尉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陳實天下服其德。子紀。諱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畢衆敬爲兗州刺史。子元賓又爲兗州。父子相代。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喜見顏色。

魏書

鄭述祖爲兗州刺史。初述祖父道昭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

述祖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民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尙同

北齊書

來濟父本驍將而濟與兄恒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唐書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及爲相武后詔宰相舉尙書郎仁傑薦其子光嗣光嗣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



宋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其子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躋勇聞。之。孫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王溥在相位。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耳。勿煩

諸君起。

宋史

樞密使曹彬疾。真宗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才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

范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如父哉。

張觀爲秘書郎。其父居業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

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

吳育在二府。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永興。待問尙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

王應麟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應麟摧豪右。省租賦。民大悅。

陳選歷廣東左右布政使。父員韜先歷福建右布政使。皆持操甚潔。而員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謂員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

明史

羅洪先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卽請告歸。事親孝。父每肅客。洪先冠



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

### 孝子

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淮南子

穎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

陶潛  
孝傳

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也。家語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着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孝子傳

石建爲郎中令。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史記



江革。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後漢書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及義母死。公車徵。遂不至。張奉聞之。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茅容。陳留人。郭林宗見之。而奇其異。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晉書

王哀痛父儀死。非命。未嘗北面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王延九歲喪母。幾至滅性。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事母彌謹。卜氏



嘗盛冬思生魚延循汾叩淩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就友孔凱宿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既覺引去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

宋書

潘綜吳興人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賊賊至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旁來曰此兒以死救父如何可殺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南史

劉渢母早亡。父紹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捶打無度。路氏生謙。渢憐愛之。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

庾道愍有孝行。少出孤悴。母流漂交州。道愍尙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尙遠。乃負擔至交州。尋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

庾黔婁新野人。爲孱陵令。父易在家。遭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



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梁書

吉玢幼有孝性。父爲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大辟。玢年十五。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武帝異之。尙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勅廷尉蔡法度取其款實。玢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不忍。父極刑。所以內斷胸臆。殉身不測。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南史

劉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唐書

賈直言父道坐事。賜鵠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鵠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乃蘇。代宗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蹙。

劉孝忠母病。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後數歲母死。孝忠傭富家。得錢以葬。復養父。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

趙君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旁。凡衣服寒溫飲食。皆否。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往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宋史

朱壽昌揚州人。知廣德軍。母劉氏父妾也。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



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言輒流涕。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年七十餘矣。嫁黨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以父名石。行遇石。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故不忍加足耳。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墓三年。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積卒。賜諡節孝處士。

王薦。性孝。父嘗疾甚。薦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賜汝十二齡疾。遂

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元史

丁鶴年。回回人。父以世蔭爲武昌縣達魯花赤。解官。畱葬其地。至正間。武昌被兵。鶴年年十八。奉母走鎮江。母歿。又避地四明。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慟哭。行求母。告以夢。乃嚙血沁骨。斂而葬焉。明史

邱鐸。祥符人。元末。父爲湖廣儒學提舉。值兵亂。鐸奉父母播遷。賣藥供甘旨。母卒。哀慟幾絕。葬鳴鳳山。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



當寒夜月黑。悲風蕭瑟。鐸輒繞墓號曰。兒在斯。兒在斯。山深多虎。聞鐸哭聲。避去。時稱真孝子。

黃潤玉。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許之。王原。父珣。以家貧役重。逃去。原稍長。問父所在。母告以故。原大悲。慟乃設肆於邑衢。治酒食。舍諸行旅。冀得父踪蹟。久之無所得。既娶婦。月餘。跪告母曰。兒將尋父。母泣畱之。終痛哭辭去。遍歷山東。南北。去來者數年。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炊莎和肉羹。食之。一老父至。驚覺。原告之夢。請占之。老父曰。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肉和之。父子膾也。求諸南方。父子其會乎。

原喜遂南踰洛漳。至輝縣帶山。有寺曰夢覺。原心動。天雨雪寒甚。卧寺門外。及曙。一僧出。駭曰。汝何人。曰。文安人。尋父而來。僧憐之。引入禪堂。與之粥。珣方執爨竈下。僧素知爲文安人。令出見原。皆不相識。問其父姓名。則王珣也。珣亦呼原乳名。相抱持。慟哭。寺僧莫不感動。珣竟無歸故鄉意。原牽衣哭不止。寺僧力勸之。父子相持歸。夫妻子母復聚。

王敬臣性至孝。父疽發背。親自吮。舐老得瘡眩疾。則卧於榻下。夜不解衣。聞聲欬聲。卽躍起。問安事。繼母如事父。妻失母歡。不入室者十三載。

佳兒



趙簡子召諸子與語。無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之常山，求無所得。無卹還曰：「已得符矣。」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卹果賢，以無卹爲太子。史記

吳恢爲南海太守。子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遠在海濱，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傲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後漢書

荀淑有子八人，儉、鯢、靖、燾、汪、爽、肅、萇，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穎陰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晉書

謝莊，太常卿微子也。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宋書

謝超宗，補新安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宋孝武帝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超宗父名鳳。南齊書

謝朓，十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梁書

任昉，幼而聰敏。褚彥回謂其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

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南史



陸印博覽多通。甚爲邢邵所賞。嘗謂印父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北齊書

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謂邢邵曰。昨見崔懷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北史

王昕母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號王氏九龍。昕暉昭晞。最知名。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王福時子。勔。勳。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後助勅又以文顯。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君有譽兒癖耶。唐書

寶禹鈞官諫議大夫致仕子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時號爲寶氏五龍。宋史

胡世寧次子繼幼不慧不爲世寧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指陣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閱大異之知其故嘆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令繼從與策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明史

家教

萬石君以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



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  
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  
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史記

高密侯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  
以爲後世法。後漢書

太保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  
門之內七業俱興。

魏王景名其子姪曰默。沉渾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  
敢隕越。魏紀

穆寧居家嚴。嘗譏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唐書

柳公綽治家埒韓滉。子玘嘗述家訓以戒子孫。

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宋史

陸九齡世居撫州之金谿。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一錢尺帛。無敢私。文嗣歿。弟大和主家事。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頒白者猶鞭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



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仕宦。不敢一毫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有家範三卷傳於世。元史

彭澤初爲徽州知府。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目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澤益痛砥礪。

明史

鄺埜爲陝西按察副使。父子輔爲句容教官。埜久不見父。乃謀聘父爲鄉試考官。父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埜又嘗寄父褐。復貽書責曰。汝掌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汚我封還之。埜奉書跪誦泣受教。

劉觀成進士。忽引疾告歸。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每日端坐一室。

無倦容。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

父子宰相

成湯既受命。伊尹格于皇天。在太戊。伊陟格于上帝。

書經

周勃以太尉誅諸呂。立孝文帝。帝以勃爲右丞相。子亞夫。孝景三年。以太尉東擊吳楚。吳楚平。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

史記

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

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漢書

平當爲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陸元方再執政。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子象先。景雲中同平

章事。封兗國公。

唐書



蘇瓌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子頴。開元四年同平章事。宋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

呂夷簡相。仁宗子公著相。哲宗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艷其榮。宋史

韓琦相三朝。立二帝。卒安社稷。子忠彥。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范仲淹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

陳以勤。誠心輔導。獻納良多。後賢濟美。繼登相位。終明之世。稱輩平者。數以勤父子。以勤子于陞明史

不肖

子思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是爲不肖。孔叢子

趙奢爲將。解閼與之圍。王賜號爲馬服君。及秦與趙兵相距長平。奢已死。趙王信秦間言。以奢之子括爲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謂善。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秦軍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史記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牲。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至甘露中。果削爵爲關內侯。漢書



劉實爲尙書。坐子夏受賂免官。或謂實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切磋耶？」實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

晉書

郗超爲桓溫叅軍。年四十二卒。初，超雖黨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我亡後，若公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顏延之，子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竣後以事賜死。

南史

盧億歷官少府監。性儉素。及子多遜貴顯。服用漸侈。億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識。宋史

大學士魏廣微。允貞子也。趙南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魏忠賢比。而齟南星。明史

幹蠱

蔡叔挾武庚以作亂。成王放蔡叔。遷之而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胡爲魯卿。魯國治。於是言於王。復封胡於蔡。史記沈勁。父充與王敦構逆。坐誅。勁有節操。志欲立勲。以雪先恥。及慕



容恪侵逼。勁補冠軍長史。陳祐以洛陽糧盡。畱勁守城。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遂遇害。

晉書

褚賁。淵之子也。恥其父失節。淵卒。遂不仕。以父爵讓其弟蔡。屏居

墓下終身。

通鑑

盧元輔。杞之子也。歷官兵部侍郎。華州刺史。端靜介正。能紹其祖

故。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為累。

祖名奕。以忠死難。唐書

鍾同。父復與劉球善。球上封事。約與俱。復妻勸止之。球詣復。即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為球出。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同幼聞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景泰

二年舉進士。明年䟽請復儲。下獄杖死。明史



穀玉類編卷八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庭闈類二

祖孫  
叔姪

祖母

母

女

姑婦

祖孫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晷孫。晷孫之子爲祢孫。祢孫之子爲雲孫。爾雅

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班固書集亦

云家祖

顏氏家訓

金日磾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漢書

張安世。宣帝時封富平侯。至孫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

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後漢書

楊震爲太尉。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

袁紹。高祖安爲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英雄記

記

陳羣兒時。祖父實奇異之。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羣後官尚書。

僕射。封潁陰侯。

魏志



庾峻。祖乘才學洽聞。辟徵不就。峻少遊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惟修德行而已。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峻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

晉書

王淮之。晉尚書僕射彬元孫也。曾祖彪之。爲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南史

王鎮惡客荊州。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劉瓛。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坐。粲

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累葉有文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約嘗語人云。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

王訓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梁武帝目送之曰。可謂相門有相。訓官秘書丞。嘗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毗俗。追祖儉之志也。

到盡爲尚書殿中郎。從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受詔便就上。



以示其祖。慨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慨每和御詩，上輒戲慨曰：「得毋貽厥之力乎？」

顧憲之，兼尚書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

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梁書

沈衆，約之孫，好學能文。武帝令作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矣。」

張元有孝行。其祖成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僧然燈，轉藥師經行道。每言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鏡治其祖目，謂元曰：「勿憂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元驚覺，徧告家

人居三日。祖目復明。周書

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磐石。祖道衡爲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唐書

魏謩。徵五世孫也。拜拾遺。文宗問卿家書詔。頗有存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曰。此笏乃今甘棠。及謩爲宰相。議事讜切。宣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

李孝基。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勉孫耶。能世其家可尙也。宋史

韓肖胄。知相州。代其父治任。初。曾祖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林嫌三遷國子祭酒。自嫌祖瀚。父庭機。三世爲祭酒。皆拜尙書。並諡文終。明代林氏一家而已。明史

### 祖母

馬太后曰。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後漢書

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竒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李密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畧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

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武帝乃停召。

晉書

劉殷七歲喪父。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王母在堂。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曰。止。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郡命州辟。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

宗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方。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宗曾子。

南齊書

江敦庶祖母王氏老疾。敦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瓛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

劉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審禮負祖母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唐書

李虛已知遂州。被賜太宗手書。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其後以南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已。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爲榮。虛已以便親。請通判洪州。是時父寅已謝歸。寅母尙無恙。虛已雙舉迎侍。宋史

寇瑊歷官樞密直學士。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

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瑛始。

陳彥回。莆田人。父爲縣丞。被誣論死。彥回謫戍雲南。家人從者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貧不能歸。依鄉人知縣黃積良。冒黃姓。久之以薦累官徽州知府。祖母郭卒。當去。百姓走京師乞留。彥回衰經赴闕。自陳。得復姓。乞終喪。不許。葬郭徽城北十里北山之陽。時走墓下哭甚哀。人目之曰太守山。明史

母

孟軻三歲喪父。母仇氏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爲買衾事。母曰。又非所



以居子也。遂徙學宮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軻懼，勤學不怠。列女傳

王孫賈事齊湣王。王出走，其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尙何歸？」賈乃入市，與市人攻淖齒，殺之。求湣王子法章，立爲王。通鑑

陳嬰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相聚，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以兵屬項梁。史記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

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

馮勤爲司徒母年八十每會見光武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

後漢書

崔實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實爲五原太守母常訓以臨民之政實之善績母有助焉

漢中陳文矩妻李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



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興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是訓導愈明。並爲良士。

房景伯爲清和太守。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召其母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化。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卒以孝聞。

魏書



陶侃少貧賤。母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官江夏太守。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晉書

虞潭父亡。母孫氏。雖少。誓不改節。潭自幼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



爲累。仍盡發家僮隨潭助戰。質其所服環佩以爲軍資。其憂國之誠如此。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卒年九十五。

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博士盧壺曰。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

陸卬母魏上庸公主。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兄弟六人。並主所生。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秉義方。

北

齊書

裴讓之母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官至清河太守。鄭善果母崔氏女也。善果父誠。討尉迴戰死。善果襲爵。開封縣公。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博涉書史。通曉治方。善果出聽事。母恒於障後察之。剖斷合理。則大悅。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還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教之。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歷任州郡。惟內自出饌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

隋書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



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聞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唐書

柳仲郢母韓。卽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

李景讓母鄭。治家嚴。身訓勒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及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含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

張齊賢同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

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

宋史

蘇易簡參知政事太宗召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

陳堯叟歷官右僕射母馮氏性嚴不許諸子事華侈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

蘇軾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讀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乎程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



母耶

鄒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辭。其母張氏曰。汝能報國。吾顧何憂。及浩諫立劉后。兩謫嶺表。母不易初志。

尹焞欲不應進士舉。其師程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別的因父卒。母張氏嘗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惟謹。官至昭勇大將軍。元史

秦閭夫妻柴氏。閭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閭夫死。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賊犯晉寧。其長子從賊。

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曰從惡者吾次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

蘭芳由郎中出爲知府游歷工部侍郎事母至孝母甚賢芳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唯謹由是爲良吏云

明史

高邦佐天啟元年遼陽破起參政分守廣寧以母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遂死於變

女

北宮之女嬰兒子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



孝情者也。戰國策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逮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會逮。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乃除肉刑。史記

馬融女倫。有才辨。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作申情賦。後漢書

戴良五女並賢。每有許嫁。練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

趙娥者。父爲同縣人所殺。娥兄弟俱物故。讐喜以爲莫已報也。娥

陰懷感憤。潛備刀兵。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

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盱。爲巫祝於縣江。迎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荀崧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晉書

謝奕女道韞。聰識有才辨。嘗內集。俄而雪下。叔父安曰。何所似也。



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焉

貞孝女宗者趙郡太守李叔盾之女范陽盧元禮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慰勉之得全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因遣歸寧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奔喪向都攀輓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以惇風俗

北史

呂氏良子父仲洙得疾瀕殆良子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熠熠如月者三翼日父瘳

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守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宋史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卽悲憂

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元史

武康蔡孝女隨母入山採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鬪三百餘步

虎舍其母傷女血歎丈許竹葉爲赤女亦獲全。明史

劉氏二孝女汝陽人父生七女家貧力田嘗至隴上歎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犁不輟其第四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嫁着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繼卒無力營葬二女卽屋爲邱不離親側隆慶四年督學副使楊俊民知府史桂芳詣其舍請見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姑婦

公父文伯之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婦學於舅姑者也。國語

姜詩事母孝。妻龐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出雙鯉魚。以供二母之膳。

後漢書

樂羊子遠尋師學。其妻躬勤養姑。嘗有他舍雞入園中。姑殺而食。

之妻不食而泣。姑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張禮修。趙嵩妻也。姑酷惡無道。禮修終無愠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言。姑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當如伯高婦。

使惡姑知變。

漢中士女志

岐陽公主下嫁杜悰。事舅姑以禮聞。姑寢疾。主不解衣藥。糜不嘗不進。唐書

博陵諸崔。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櫛縫拜堂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而康寧。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鄭義宗妻盧。事舅姑恭順。夜有盜劫其家人。皆奔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爲賊摔。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急難。尙相赴。況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

張氏嫁崔均。其姑王氏疾。張剔左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卽愈。知大

安軍羅植卽崔均所居。立孝婦坊。

宋史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新之歿。聞氏不更嫁。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嗽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元史

趙孝婦德安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

常念姑老。一旦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置於家。南隣失火。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救之。苦莫大焉。言畢。風轉。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張氏儀真周祥妻。姑病。醫百方不效。一方士至其門曰。人肝可療。張割左脇下。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沒腕。取肝二寸許。無少痛。作羹以進。姑病遂瘳。明史

叔姪

䟽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漢書張範子陵及弟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



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然吾憐戢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

言。悉以還範。

魏志

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

晉書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皆以爲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有從馬絕難乘。湛因騎此馬。姿容旣妙。迴策如縈。濟益歎異。時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無以答。及是。帝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

鄧攸沒於石勒。逃還。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

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棄我兒耳。妻泣而從之。謝弼微。叔父混。風格高峻。惟與族子靈運。瞻曜。弼微。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瞻等才辭辨富。弼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弼微。弼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高祖受命。公主降爲東鄉君。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宋書

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昭先家最貧。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



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劉靈哲。兄子景煥。爲魏所獲。及父霄城侯卒。當襲爵。靈哲辭以兄子在魏。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齊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封爵。

南史

庾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專精篤學。爲安西法曹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官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

荀攸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游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風志如此。

魏書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叔父振既亡。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邢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充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啟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以此多之。北史

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矣。卽許之。唐書

呂蒙正罷相歸洛。眞宗謂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宋史



布魯海牙性孝友。幼時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盡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旁。迎阿里普海牙居之。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爲言。常慰諭之。終無間言。元史

劉璟基次子。弱冠通諸經。太祖念基。每歲召璟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洪武二十三年。命璟襲爵。璟言有長兄子薦在。帝大喜。命薦襲封。以璟爲閤門使。明史

張以寧年八歲。或訟其伯父於縣。繫獄。以寧詣縣申理。尹異之。命賦琴堂詩。立就。伯父得釋。以寧用是知名。

穀玉類編卷八



穀玉類編卷九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庭闈類三

夫婦

賢婦

才婦

智婦

節烈

夫婦

百里奚爲秦相。其妻流落在秦。知之而未敢言。奚一日坐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芡芻。今日富貴忘我爲。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遂爲夫婦。  
風俗通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

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左傳

張敞守京兆尹。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宣帝問之。對曰。

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勿備責也。漢書

王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

亦何敢娶。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

冠。乃敢升堂。後漢書

宋弘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徵觀其

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



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弼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弼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山濤初爲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爵至千乘。而不蓄媵妾。晉書

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

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

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

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魏書

丁公著歷官太常卿。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唐書

劉庭式未第時。議取鄉人之女。未納幣。庭式及第。女以病喪明。家

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不復娶。蘇軾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耶？」軾深感其言。宋史

賀仁傑歷官中書右丞。其妻歿，世祖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元史

胡居仁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

明史

江鐸父圻經寢室，必俯其首。妻經夫廬亦然。

賢婦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雁。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詩經

晉文公妻趙衰。生同括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盾狄女叔隗所生。左傳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其妻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帶織器。變姓字。莫知其所之。

韓詩外傳

老萊子耕於蒙山。人或言於楚王。楚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國之政願煩先生。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江南而止。

高士傳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鄉邦稱之。後漢書

梁鴻家貧而尚節介。勢家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耳。今衣綺傅粉。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鴻後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

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日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若斷。則捐失成功。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升感激。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王司徒婦鍾氏。有俊才女德。王汝南娶郝普女。有令姿淑德。鍾郝爲姊妹。雅相親重。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世說

庾袞勤儉篤學。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



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

晉書

陶潛有高超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南史

李龍武妻裴字叔英安邑公矩之女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君必儷他族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居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唐書

房元齡妻盧元齡微時病且死謂曰吾病革君年少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明無他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

可亟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楊烈婦。李侃妻也。侃爲項城令。李希烈分兵畧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尙誰守。侃曰。兵少財乏。奈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百姓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尙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約死守。衆泣許諾。婦身自爨以享衆。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

周渭。歷官廣南諸州轉運使。其妻莫荃。賢婦人也。初渭避劉鋹北走。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尙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



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確春以給朝夕二子皆  
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

宋史

劉氏適陳公緒紹興末公緒倡義來歸劉偶歸寧倉卒不得與偕  
惟挈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累功至正使劉畱北方音問不通  
或語之曰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志遑恤乎他公緒  
亦不他娶子庚浸長傾貲奔走淮甸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  
年常緯蕭以自給

劉愚隱居學道妻徐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之子富者徐泣曰爲  
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  
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

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奴被誣奪爵。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婚。意辛辭曰。夫婦之義。死生以之。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帝從之。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壽隆中。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帝嘉其節。召舉家還。遼史

解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明史

周新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赴同官妻內譙。荆布



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

臨漳楊氏王世昌妻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論死世昌念兄爲嫡子請代其刑時楊未笄謀於父母宗族曰彼代兄死爲義士我顧不能爲義婦耶願訴於上代夫死遂入京陳情敕法司議夫妻並得釋

冀元亨從王守仁學宸濠敗被誣就逮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才婦

晉公子重耳奔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左傳

曹世叔妻班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昭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而成之。帝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昭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後漢書

劉遐爲徐州刺史。妻邵。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



數騎拔退出於萬衆之中。

妻之父邵續。晉書

王凝之妻謝氏聰識有才辨。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顧氏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劉臻妻陳氏善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

竇滔妻蘇蕙善屬文。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婉。

苟金龍妻劉氏。金龍爲梓潼太守。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登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

必同莫不畏而懷之。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

北史

譙國夫人冼氏。幼賢明。高梁太守馮寶。娉以爲妻。每與寶參決辭訟。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高州刺史李遷仕。適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夫人曰。平虜入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叅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



平陽公主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貲招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畧地蓋屋。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衆。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度河。紹以數百騎來迎。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唐書

薛蒙妻韋。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

曾氏婦晏。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晏依黃牛山爲砦。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各當用命。解首飾悉與。田丁感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退散。鄉鄰挈家依山者甚衆。有不給者。以糧助之。析山爲五砦。互相應援。賊屢攻弗克。所活

老幼數萬人。

宋史

屠隆子婦沈氏修撰懋學女與隆女瑤瑟並能詩有所作兩人輒

和之兩家兄弟合刻其詩曰畱香草

明史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砭宣撫使馬千乘萬歷時千乘以三千人從征播州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自隨與副將周國柱扼賊戰功第一後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職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累奏奇捷封夫人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張銓天啟元年出按遼東守城殉難時銓父五典侍養家居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寶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歿獨銓



妻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避賊者多賴以免。

### 智婦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不設備，羅大敗之。左傳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負羈曰：君無禮於

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負羈遺之壺餒。加璧焉。重耳受餒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淮南子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左傳

王章初爲諸生。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曰。仲卿京師尊貴人。誰踰仲卿者。今困厄不自激。乃反涕泣。何鄙也。及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上。果下廷尉獄。漢書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



之其婦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得其人於是乃釋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世說

李衡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衡以法繩之其妻習氏每諫不從會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

襄陽記

齊武明后婁氏少明悟強族娉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

驚曰。此真吾夫也。使婢通意。又致私財。使以娉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北史

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妻董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畱。俊臣敗。其黨皆流。敏獨得免。通鑑

唐太祖正室劉夫人。明敏多智畧。太祖追黃巢。還軍過梁。梁王邀太祖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左右有脫歸者。以難告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太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欲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於朝。太祖從之。其後梁攻晉。晉兵屢



敗太祖不知所爲。大將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以圖再舉。太祖以語夫人。夫人罵曰。存信牧羊兒。安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五代史

漢高祖后李氏。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不足士。亦不怨。高祖爲改容謝之。魏人柴翁有女。後唐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往迎之。女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郵舍隊長項黠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不能

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宋史

貞女韓氏。元末明玉珍據蜀。貞女慮見掠。僞爲男子。服混迹民間。旣而被驅入伍。轉戰七年。人莫知其處。女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始改裝而行。同時從軍者莫不驚異。明史

節烈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髣髴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自誓。詩經。

杞植戰死。其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明月悲其貞。



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榘字也。古今注

陶嬰夫死守義作黃鵠歌。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

頸獨宿兮。不與衆同飛鳥。尙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

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列女傳

劉長卿妻桓鸞女也。生一男而長卿卒。兒又夭歿。妻慮不免。乃刑

其耳。以自誓。沛相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後漢書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文寧女也。名令女。文叔早死。自以年少無

子。恐家嫁已。乃斷髮以爲信。後家果欲嫁之。令女復以刀截兩耳。

及爽誅。令女叔父迎令女歸。文寧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

沮。微使人諷之。令女于是以刀斷鼻。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列女傳

孫翊爲丹陽太守。丹陽都督矯覽與丞戴員殺翊。覽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信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共圖覽。晦日設祭，徐哭畢除服，言笑歡悅。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出戶拜覽，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  
通鑑

霸城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女



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殞城何足奇。南史  
魏溥妻房氏。婉順高明。年十六而溥病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  
耳投之棺中。其姑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慮父母  
未諒。至情覲持此自誓耳。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房內。未曾出  
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魏書

趙元楷妻崔氏。宇文化及之反也。元楷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崔  
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曰。我僕射子妻。破亡自可卽死。遣爲賊婦。  
必不能羣賊毀其衣。縛於簣上。崔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  
聽處分。請解縛。賊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  
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怒亂射殺之。隋書

鄭廉妻李。嫁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欽其操。號堅貞節婦。名所居曰節婦里。唐書

殷保晦妻封。保晦官校書郎。黃巢入長安。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怒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王凝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貧。子尙幼。凝妻李氏攜子負骸骨歸。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泣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開封尹聞之。白於朝。厚恤李氏。而旃其主人。五代史



陳堂前雒縣王氏女。節行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年十八歸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堂前泣告舅姑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旣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子日新稍長。延名儒訓導。旣冠入太學。宋史

闕文興妻王氏。文興爲漳州府知事。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卽汝從也。賊許之。遂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旣熾。卽自投火中。以死。有司立廟祀之。

號雙節云。元史

張義婦。濟南人。歸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張家居養舅姑。甚至及舅姑死。歎曰。夫骨暴棄遠土。妾敢愛死乎。乃卧積水上。

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當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相率贈以錢。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不可識。張哀慟。夫忽降於童。告張死時事甚悉。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零護喪還。給錢使塋。

唐方妻丁氏。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沉。從容以手斂裾。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

明史



孫義婦。慈谿人。歸黃誼昭。生子湑。未幾夫卒。孫育之成立。求兄女爲配。前三年。生二子。湑亦卒。時田賦皆令民白輸。孫姑婦相率攜幼子。輸賦南京。訴尙書蹇義。言縣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築海塘。障之。義見其孤苦。詰曰。何爲不嫁。對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義嗟嘆久之。次日卽爲奏請。遣官偕有司相度成之。起自龍山。迄於觀海。永免潮患。慈谿人廟祀之塘上。

徐氏爲定海金傑妻。傑兄以罪逮入京。傑往請代。瀕行。徐已有身。傑謂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撫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已而悔曰。我幾悞汝。吾去無還理。卽死。善事後人。徐泣曰。君以義往上。必義君。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卽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託。

乎已果生男無何兄得還傑竟瘐死徐撫孤慟曰我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強營葬事服闋父母勸他適截髮斷指自誓食澹茹苦六十餘年視子孫再世成立乃卒

張維妻凌氏維舉於鄉卒婦年二十五子四歲亦卒其兄諷之改圖婦痛哭嚙唇血灑地終身不歸寧舅姑慰之曰不幸絕嗣日計無賴吾二人景逼矣爾年尙遠何以爲活婦曰恥辱事重餓死甘之乃出簪珥爲舅納妾果得子喜曰張氏不絕亡夫墓門且有寒食矣後舅病瘋姑雙目瞽紡績供養二十年不衰

宮人費氏當都城陷賊入宮自投盃井中賊鈎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紿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李自成自成命中官審



視之。非是以賞部校羅某者。費復給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刃。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死。自成聞。大驚。命收葬之。



穀玉類編卷九







